

傅建文 著

长城谣

木棉红

南方军旅作家长篇小说系列

MUMIANHONG

广东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长城谣

傅建文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城谣

傅建文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7

(木棉红·南方军旅作家长篇小说系列)

ISBN 978-7-5360-5005-1

I. 长... II. 傅...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6184 号

策 划:肖建国 田 璞 温文认

责任编辑:李倩倩

技术编辑:薛伟民

装帧设计:分金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20×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3.125 1 插页

字 数 200000 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第一章

—

仲秋时节，黑土地上的高粱熟了，一丛丛一簇簇的，像一把把高擎的火把，又像大片大片的火烧云，把世界映染得十分亮丽。

东北军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就包裹在大片大片的火烧云中。

它的南面不到七八里远的地方，是沈阳火车站，再过去，自然就是沈阳城了；它的西南面不到两里远，是满目红云的柳条湖地区，再往北过去，就是日本关东军兵营了。

一年前的这个季节，张学良率十多万东北军精锐入关，帮助蒋介石收拾了阎老西和冯玉祥，坐镇北平，为蒋介石看护半壁江山，但是，他却把他的看家部队第七旅留在北大营，其用意也就再明显不过了。

说来，北面那些日本人也确实不是玩意儿，天天演习时拿北大营和沈阳城城门口当靶子且不说，平时所作所为也好像缺了点什么似的，就像中国人说的有爹妈养却没有爹妈教一样，野蛮得很。演习休息，他们跑到南满铁路的路基上，一字儿排开，一齐亮出家伙比飙尿，本来他们大多都是矮墩墩的，飙起尿来竟比头顶还高；还有后面那道口子，也管束不住，本来，他们演习时就把老百姓的高粱地践踏得不成模样，结果地里又让他们拉得左一堆右一堆的，土地主人不小心就接二连三踏在“地雷”上，那种恼火，是脱口就可以猪儿狗儿骂的。当然，最让人看不惯也最让人不放心的是他们的那种狼吭样子，连畜生也不放过。有狗儿在野外干那调调，他们非将它们摁住，在公狗尾巴吊上鞭炮，点燃。谁都知道，狗做狗事时是





未彻底完成时分不开的，这下可好，前面分不开，后面档里炸，那种连蹦带跳连爬带滚的狼狈样，你说，那还叫狗过的日子吗？看见狗做这事尚且如此，看见女人，尤其是年轻女人，就更不用说了，像刚吃春药，红着眼，咧着嘴，“花姑娘”、“花姑娘”地乱叫一气，一直可以追上几里地。附近的姑娘们大多备了一把剪刀，准备万一被逮时，就横下心来，“咔嚓”一声，把他们那些个不文明的家伙修理掉。

身旁驻扎了一群这么不像人的家伙，叫谁看着都窝火，尤其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东北军的官兵们，眼瞪瞪看着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在父老乡亲面前张狂，那种窝火，就像看着别人在自己脸上一下下猛抽耳刮子一样。可是，这火又只能堵在胸口，上边发下话来，不准和日本人摩擦。这话发得真悖常理，不能守卫自己的土地，不能保卫自己的乡亲，还能叫军人么？可发话的人位高权重，连张学良都不得不听，便叫人无话可说了，只能把一腔怒火转换成一种极端无奈的方式倾泻出去。

三连连长张仲阳就令人扎了十多个草人，打扮成日本人模样，作为连队练习枪刺的靶标。

张仲阳的家在沈阳，父亲张文瀚是沈阳总工商会会长，在沈阳工商界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再上溯几代，张家就以“张记铁铺”在沈阳城小有名气，尤其是“张记大刀”，背厚刃薄，吹发如毛。东北地面兵多匪也多，“张记大刀”颇受人青睐。据说，长白山老爷岭最有名的“快腿儿刘”的络子局一次就叫他们秘密打制了八百把大刀，挣了上千两白银。到张仲阳的爷爷辈，他们又从白俄那儿买回了几台机器——这是沈阳最先买机器几户人家之一。家很快就发大了。到了张文瀚手中，张家有了几十家商铺，一家机械制造厂，一家面粉厂，一家印染厂，另外，听说在夹皮沟金矿、老爷岭煤矿还有不少股份。按张文瀚的如意算盘，两个儿子实业、商业各接一摊。大儿子张仲秋大学里学的就是机械制造专业，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又是学的这行档，最后虽因故没有拿到那张洋纸，但要他接那一摊子好像并不太成问题。头痛的是二儿子张仲阳，张文瀚本想把米号、面粉铺、皮货店、金店、当铺、肉铺等将来统统都交到他手中，但他压根儿没这个意念，中学一毕业就偷偷瞒着张文瀚报考了东北讲武堂。为此，父子俩不大不小闹了一场，张文瀚还到元帅府去找过张作霖。张作霖也是丘八性格，听张文瀚言辞中有轻武的意味，胡子一吹：不行，你这不是要挖我

的墙角吗？张文瀚讨了个没趣，只有生气的份了，父子俩如今还不太搭理。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后，张仲阳分到了第七旅，先从见习排长干起，跟着张学良打了两年仗，还算顺利，一年一动，升到了连长，但自从驻守北大营起，额头上好像箍了一道紧箍咒，心里像点燃了一锅油，火气充塞在皮肉中如气球般胀大，却始终渗透不出来。

都是那些该死的日本人！

正因如此，他把草扎的日本人都画了脸谱，尤其是那一撮仁丹胡子，是用锅沫调了油泥涂抹的，放光闪亮，十分逼真。所以，当士兵们端着刺刀朝这些草人刺得七零八落时，他便觉得非常解气。

他们连一天要捅烂十几个草人。

上级不准他们把这些草人扛到野外去，怕日本人看见又生事端，但日本人还是看到了。

这天，张仲阳正带领连队在操场一隅练刺杀，一个腰挎战刀、斜挂着小手枪的日军少尉，带着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出现在旅部大门口，哨兵持枪拦住了他们，少尉用那种舌头绞短了一截样的含混口音说中国话：“我的……找你们长官的……送信！你的没权拦阻！”

哨兵平常恐怕也没少受日本人的气，加上在家门口，口气就有点硬：“不行！没有上司的批准，谁也不准进。”

日本少尉有点发横，眼一瞪：“我的……一定要进的……”

说话间，他径直朝里闯去。

哨兵把枪栓一拉：“你敢！”

日军少尉往后一退，手摁在刀柄上。

张仲阳听到枪栓声，一扭头，便看到了日军少尉有些凶狠的样子，拔腿走了过去。

操练的士兵们也停下来朝大门口看，他们看到日军少尉那两片蜻蜓翅膀一样展开的仁丹胡子，又看看草扎的日本人，禁不住开心地笑了。

日军少尉也看到了那些草扎的“同伴”，眼睛凸出来，一股凶悍的光从眼眸深处冒出来。

张仲阳走近，严肃地问：“你是谁？为什么擅闯我军驻地？”

日军少尉嘴角一扬：“我的，大日本帝国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小队长牟田少尉，奉大队长岛本中佐之命，前来给赵参谋长下书。”

张仲阳剑眉一耸：“军事重地，外人不得擅入，有什么交给我转交好了。”

牟田犹豫了片刻，似有些不情愿地掏出一封信来，交给张仲阳，阴森的目光又向那排草扎的“同伴”扫过去，满是恼恨地转身而去。

张仲阳把信送到旅部参谋长赵镇藩手中，赵镇藩接过扫了一眼，眉就蹙起来了，无言地把信朝张仲阳手中一递。

张仲阳接过一看，原来是岛本拟在沈阳车站附近的“凤凰酒家”设宴，邀第七旅主要军官参加，共叙“中日提携”友谊。

赵镇藩像自言自语：“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张仲阳：“所谓宴无好宴，说不定是什么阴谋。”

赵镇藩的眉头锁成一团，在屋子里转圈子。

张仲阳揣摩道：“是不是想探听我们的虚实？”

赵镇藩看了张仲阳一眼，又踱了几步：“那你说，我们去不去？”

张仲阳：“去，当然去，我们不能示这个弱！”

赵镇藩点点头：“好，我写个回函，你跑一趟，我们赴他的这个‘鸿门宴’！”

张仲阳怀揣赵镇藩给岛本的回函，带着一个士兵，策马前往柳条湖方向走去。

马在高粱地间的小道上“嘚嘚嘚”，如穿行在红云中一样，满目都是红色的波浪，令人心旷神怡。

正北两里开外的文官屯，也包裹在红色的波浪中，唯村头村尾有几棵高大的白杨树，巨伞一样高擎着，宽大的树叶浓墨浸染了一样，绿得孤寂。

想到村东头树下那个院子中的王琪儿，张仲阳心中有了一丝甜蜜，还是高粱刚刚抽穗的时候，就在满目清翠的高粱地里，王琪儿和他搂在一起咬了嘴，这是他第一次和女子咬嘴，那种麻麻酥酥的感觉至今仍记忆犹新……

正当张仲阳沉浸在思绪中时，突然“乒乒”几声枪响，子弹“嗖嗖”从高粱穗间飞过。马乍然受惊，一声嘶鸣，前蹄高高蹶起来。他愣醒，一勒缰绳，只见一队日本兵从高粱地中跃起，“哇哇”怪叫着，端着枪刺不管一切地横冲直撞。

张仲阳的眉头皱起来了，随即双眼又瞪大了。他看到，在日本兵的前方地头的土坎上，立着几十个草扎的靶标，统统穿着东北军的军服，胸前还公然挂着写上“支那军人”字样的纸条。这些“东北军”靶标已布满了不少弹孔，日本兵又冲过去端着枪刺一阵乱捅，片刻间，那些“东北军”便七零八落了。那个叫牟田的日军少尉也在其中，他挥舞雪亮的战刀狂劈乱吼，状若疯狂。

张仲阳手指骨节“咔咔”作响。

几个全副武装的日军士兵包抄过来。

张仲阳把手中的信一扬：“我要见你们的指挥官。”

几个日军士兵把他们带到了一块空坪处——大约是日军演习的临时指挥所，一个日军少佐双腿微张、战刀倒插在裆前地上、双手握着刀柄戳在那里，像一个插牢的草人一样固定了姿势，阴森的目光也一动不动地盯着远方。

他的身后，几尊日军的大炮已脱去炮衣，炮口正对淮北大营。

张仲阳翻身下马，沉声道：“我要找你们的指挥官。”

日本少佐用流利中国话道：“我是铃木正雄少佐。”

张仲阳：“我奉赵参谋长之命，送回函给岛本中佐。”

铃木正雄仍面无表情：“交给我吧。”

张仲阳把信递给他。

铃木正雄接过信，不经意地捏在手中，脸上的皮肉却突然一扯，拉开一道八字纹，真正的是皮笑肉不笑：“你以为，大日本帝国军人的战斗力如何？”

张仲阳从他目光中看到了一种不加掩饰的轻蔑，内心被愤怒充塞着，遂冷冷回敬道：“有没有本事，战场上才能见真章！”

说罢，他翻身上马，一抖缰绳，催马狂奔而去。

二

宴会在“凤凰酒家”大厅举行。





赵镇藩带领第七旅张仲阳、吕玉堂等十多个军官出席，为防备日军突然挑起事端，北大营留守的官兵一律处于待命状态。

岛本中佐亦带着铃木正雄、牟田等十多个官佐出席。

简单的寒暄后，双方入座。

大厅共摆了四桌，双方交错而坐，每桌都有四五个各方的军官，但均是日方官佐坐主位，东北军军官坐客位。在主台的两侧，还有两张空桌，备上菜撤盘之用。

这个共叙“中日提携”友谊的宴会，一开始便显得冷冷冰冰，尤其是东北军军官，大多板着面孔，泥塑般正襟危坐。

岛本端起酒杯，先“叽里咕噜”说了一通，铃木正雄给他翻译道：“中日是同种同文的民族，友谊源远流长，现在我们又共同驻守在东北，守护着一方土地，更需亲善和谐，发展友谊，提携共进。”

张仲阳和二连连长吕玉堂共坐一桌，但两人中间隔了一个牟田，他听了铃木正雄的翻译后，火一下就蹿上来了，小声骂道：“什么鸟强盗逻辑？我们的国土岂会要他们来守卫？”

吕玉堂朝他摆了摆手：“先听着，看赵参谋长怎么回应他们。”

牟田也看出了他们的不满，嘴角微翘，一丝嘲弄的笑意浮上来。

赵镇藩当然听懂了他们的话中话，回敬了一根软肋骨：“中日友谊的确有些源远流长，据我所知，自唐朝鉴真和尚东渡，带去大中华文明，扶桑才开始从原始状态进化，才有文字、有宗教及种植技术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关系有点像……那个父子关系……”

听到这里，东北军军官都“轰”地一笑。

这下轮到日军官佐吹胡子瞪眼了。

岛本倒也不是凡物，脸上仍笑眯眯的：“干杯，干杯！”

几轮酒下肚，东北军军官仍是沉着脸，闷着头吃菜，倒是日军军官开始活跃起来，先是隔着东北军军官找自己人干杯，酒酣耳热又找相邻的东北军军官碰杯，渐渐有了一些闹腾的气氛。

这当儿，铃木正雄趴在岛本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什么，岛本点点头，他便站起来，走到中间空地上，用中文大声道：“诸位，诸位，良辰美景，岂能无歌？下面由松山中尉给你们演唱一首《富士山下樱花开》，给大家助助兴。”

话音未落，一个日军中尉起身离座，走到主台旁边的空桌前纵身一跃，跳到了桌上，一只空盘被撞下去。“啪”地摔得粉碎。

所有东北军军官的目光一下聚焦了，心也提了起来。

只见这个叫松山的中尉把两只狗熊样毛茸茸的手一抱拳，学着中国人样摇晃了几下：“诸位，见笑了。”

他的身材短小壮实，腰围像水桶一样，可一开口却是绵绵软软，声音似是生生从嗓子中挤压出来一样，不仅如此，他还扭腰摇臀，姿势要多笨拙有多笨拙。

日军官佐却拼命鼓掌叫好，“哟西”、“哟西”声不绝于耳。

又有两个日军军官站起身来，走到大厅中央“伴舞”，只见他们时而扭屁股，时而打响哨，时而揉胸，时而蹶腿，很放肆的样子。

三个活宝一搅，场上像开了锅，日军军官吹口哨的、打响指的、拍桌的、跺脚的，把整个大厅弄得乌烟瘴气。

东北军军官气炸了肺。

等松山唱完，却不等他下桌，吕玉堂“噌”地站起来，大声道：“诸位，我也给你们献献丑，给各位来一段京剧《伏悍记》的唱段，这出戏是写我国明朝爱国将领戚继光率领民众武装，抵御异域强盗入侵的故事……”

说到这里，他深吸一口气，大声唱道：“乌云如城，恶浪滔天，倭寇犯我海疆……”

吕玉堂是张仲阳在东北讲武堂的同学，毕业后在张学良身边当了几年侍卫排长。张学良酷爱京剧，是个铁杆票友，与梅兰芳、程砚秋等京剧名角都颇有交情，吕玉堂跟着他耳闻目染，也有了不道行，嗓音粗犷浑圆，吐字刚劲有力，雷霆气势呼之而出。

有几个日本人是清楚这段唱词典故的，脸黑了，眼瞪了，胡子吹起来了。

这下轮到东北军军官大声叫好了。

一曲唱完，吕玉堂端着杯中酒一口干完。

他一侧的牟田凶狠地横了他一眼，跳起身，走到空桌前，“刷”的从桌上抽出了一把铮亮的战刀。

东北军军官的心都提了起来：会不会要动手了？

牟田双手擎刀，竖立眼前，凝神片刻，随即猛地一跺脚，刀往右下侧





一劈，边舞边说：“我给你们来一段刀舞。”

只见他把刀舞成一团，时而劈砍，时而刺击，时而跺脚，还好几次把明晃晃的刀尖劈到东北军军官的眼皮前，等东北军军官想要发作时，又猛地一个回旋，把刀挟在胯下……

最后，他一个蛤蟆跳，双腿八字叉开，来一个刀劈胯下收势。

日军官佐尖声浪叫，划拳喝令，把屋顶都快掀起来了。

牟田回到座位上，也是端着酒一干而尽，得意地冲着吕玉堂笑。

张仲阳“噌”地站起身。还在牟田舞刀时，他就有些按捺不住了，几次欲起身，被吕玉堂话音劝阻。吕玉堂劝他不要急，说看看牟田的道行也好。这会儿，他再也忍不住了，站起身大声道：“我也给你们表演一趟刀法。”

但他手中无刀，目光在大厅中扫了一圈，落在墙根处的一根白木扁担上，一笑：“马虎可以对付了。”

他走过去，拿起那根扁担，掂了掂，在手中挽了一个花，觉得还算合手，走到厅中央，闭目凝神，突然一跺脚，“杀”的一声，身子腾空而起，“刀”带着一股旋风，从日军官佐们的眼前扫过，前砍后劈，上挑下勾，动如猛虎出山，静如巨蟒盘踞，每一“刀”都带着“呼呼”的风声，让他的身子包裹在一串气环中……

张仲阳的刀法是在东北讲武堂时跟战术教官王天龙学的。王天龙是东北有名的“关东大刀王”的传人，一手功夫从小练起，淫浸了几十年，可以说是招招见功夫，刀刀可杀人。张仲阳在讲武堂跟着王天龙练了两年，已初窥刀法真章，加上从讲武堂毕业后没丢手，日操夜练，很有些虎虎生威的气概了。

一趟刀法练完，张仲阳徐徐收“刀”，一抱拳，脸不变色气不喘，虎步走回原座。

牟田端着一大碗酒凑过头来，嘴角浮出一种似笑非笑的笑纹，眼中闪烁着一种狡猾的光泽：“张的，你的刀法的大大的好，干一杯！”

张仲阳接过碗，仰起脖子一干而尽。

牟田又递上一大碗。

张仲阳毫不犹豫地又干了。

再递。

再干。

牟田看着张仲阳三大碗酒灌下去，一点也不露行迹，是真有点佩服了，翘着大拇指：“你的，酒量的也是大大的好！”

看着东北军军官唱歌耍刀都占了上风，坐在主位上的岛本就有些不高兴了，嘴撅着，一丛仁丹胡子凝成了一个蚕豆结，用日语问：“就没有招数了吗？”

铃木正雄就站起来，摇摇晃晃走到厅中央，解下自己的武装带，脱下上衣，露出一身肥实的猪头肉，冲牟田勾了勾手指。

牟田站起来走了过去。

铃木正雄把武装带递给牟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牟田愣了一下，随即会意，动手把武装带缠绕在他的脑袋上。

弄好这些，铃木正雄先运了运气，肚皮像蛤蟆样鼓了几鼓，之后把一个大酒壶放在头顶上，摇摇，见稳妥了，又点燃几支烟，两个鼻孔各插一支，两个耳朵孔各插一支，口中含一支，肚脐眼上也插上一支，总共六支，一齐冒烟儿。

看着他那滑稽模样，众人忍不住要笑，但最绝的却是他的“吐纳”功夫，肚子一鼓一缩，鼓时六支烟一齐冒烟，缩时同时暗火……

日军官佐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连东北军军官也忍俊不禁，不得不佩服他这一手超凡的杂耍功夫。

赵镇藩趁气氛还没闹僵，率东北军军官告辞了。

三

沈阳城中甘露街西头拐角处，坐北朝南耸立着一幢方方正正的四层楼房，青砖青瓦，画梁雕栋，台阶上两根抱围的红木圆柱，柱前两尊龇牙咧嘴的大石狮，这就是沈阳市总工会会馆。

门前悬挂的牌匾更详尽一些：沈阳市工商业联合总会。

会馆的气氛有些稠，也有些涩。

会馆门里门外，到处披红挂绿，像是喜庆的样子，却没见喜庆的脸





面，人都已集中在会馆二楼会议室了，长袍马褂，西装革履，各式装扮都有。看得出，这些都是沈阳工商界头面人物，左右着沈阳各式各样的机器运转和市面上的各类商铺行情。但此际，他们的目光都落在长方形会议桌案首右侧的一男一女两个日本人身上，偶尔有人小声嘀咕几句什么。

日本男人叫野村太郎，关东总商会会长，四十四五岁的样子，穿着一身藏青色的和服，淡淡的一片仁丹胡子，眼眶上戴着圆圆的两个镜片，嘴角溢着一丝很和蔼的笑容。

坐在他身侧的是一个年轻日本女子，二十五六岁，或许更年轻，她穿着一套男式西装，戴着浅灰色的鸭舌帽，一副英姿勃发的男子打扮，但是，这遮掩不了她眼中四处流溢的波光和飞扬的神采，水汪汪亮晶晶，好像笼罩着场中每一个人，让这些久经风浪的工商界大佬们看着都有些发怵。

她叫川岛顺子，关东总商会会长助理。

坐在案首左侧是沈阳总工商会会长张文瀚，与野村太郎成犄角之势。

他们身后墙上，横挂着“沈阳总工商会、关东总商会经济控股合作签字仪式”的条幅。

他们面前，摆着一式两份合同文本。

野村太郎的目光在场中溜了一圈，最后落在张文瀚身上，身子略略一欠：“张会长，开始吧？”

张文瀚的目光也同样在众人身上溜了一圈，回到案首，与川岛顺子的目光一对碰，就觉得心里有什么“咚”的一下，好像有了些特别的内容。他不敢再停留，目光迅速转到野村太郎身上，略一沉吟：“好吧。”

十天前，野村太郎带着川岛顺子到会馆来商谈合作事宜。对日本人，张文瀚是怀有戒心的，日军驻屯军和日本浪人、日本商人和移居侨民在东三省闹了不少事，留下了骄横傲慢狂妄和蛮不讲理的印象，但野村太郎却给人一种文质彬彬的感觉。他举止文雅，说话得体，尤其是一口流利的东北腔，抹掉了张文瀚不少警惕。他提出了日中合作的具体方案，即以关东总商会名义注入资本和沈阳市总工商会属下的工商业实体进行控股合作，日方占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所派人员均为副职。野村太郎还向张文瀚描述了一幅美好的合作前景：通过商会合作，可将东北的木材、煤炭、粮食、棉花、钢铁等物资产品运往日本，再从日本把机械、化工、医药等产

品运过来，这一来一去，形成良性循环、优势互补、共同繁荣的局面。如果运作好了，还可以此为平台，北至苏联，东至朝鲜，入关至北平、天津，形成一个大区域经济合作体。听了他的介绍，张文瀚颇为踌躇，如果真是纯粹的经济合作，这种前景未必不能实现，问题是日本人能信得过吗？

川岛顺子好像看出了他的疑虑，轻声软语：“张会长，我们关东总商会是兴中株式会社的子公司，专门负责对华商贸合作，你可以去打听一下，兴中株式会社是一个有着近三十年历史的正规企业，总部在东京，日本全国各地都有子公司，英美也有分支机构，而且，是独立的民营企业，与政府、军队无涉。”

张文瀚半信半疑地看着她，她眼中闪动着缕缕柔波，像电流一样袭击着他，拒绝的话便缩回去了，半晌后说：“我和商会其他人商量一下，再给你们答复？”

商量的结果莫衷一是，有赞成的，有担心的，有反对的。赞成的有赞成的理由，做生意图的不就是赚钱么？管它和谁合作，只要在理就行，何况日方已明确控股权在中方商会，有什么不能合作的？反对的也有反对的理由，日本人的话能算话么？集美粮棉贸易行的总经理王柏琪就讲了一个例子，他在打虎山方向有两百多亩熟地，以十年期租给了日本稻田会社，契约中规定不得转租，不得进行破坏性开垦，并循例须向政府申请许可之程序。谁料，契约刚签不久，日本人就将其转租给流落到中国的朝鲜农民，并在农田四周大肆开挖水渠，损坏周围良田数十亩。他向当地政府呈报，政府派人劝阻，不料日本领事馆不仅引来更多朝鲜人大举开掘，还派了一个中队的警察加以警戒。你想，这种德性，能和他们合作么？

由于分歧较大，张文瀚最后提议投票决定，结果，十六个商会理事中，有九个赞成合作，七个反对，以少数服从多数，勉勉强强通过了合作的决定。

然而，合作决定遭到张文瀚大儿子张仲秋的强烈反对。张仲秋曾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机械制造管理系，但是，日本国内侵华气氛日炽，他实在待不下去了，未毕业便告别日本女友樱子回国，想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张文瀚对他寄予厚望，把自己旗下的张记机械制造厂交给他打理，想让他继承衣钵。但许是看透日本侵华野心的缘故，张仲秋坚决反对





与日本人合作。

父子俩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签约后，野村太郎和川岛顺子在距沈阳总工商会会馆不远的大东亚酒家款待张文瀚。

这是一家日式餐馆，厢式包间，榻榻米式的餐座，身穿和服的女侍，里里外外都透出一种浓郁的东洋情调。

野村太郎和张文瀚面对面而坐。

川岛顺子打横，身子却倚向张文瀚一侧，目光也不离他左右。

张文瀚被她看得不好意思，回避着她的目光。

野村太郎哈哈一笑，端起桌上的酒杯：“张会长，为我们合作愉快，干杯！”

张文瀚端起酒杯，和他们碰了一下，但只是送在嘴边象征性舔了舔，又想放下。

川岛顺子把酒杯悬在他跟前，头也凑过来，笑吟吟地说：“张会长，不够意思吧？”

张文瀚摇头：“顺子小姐，鄙人量浅……”

川岛顺子摇晃着手中的青花瓷杯：“张会长，你看，这是日本青酒，酒性和缓，不醉人的。”

张文瀚面露难色：“顺子小姐……”

野村太郎呵呵一笑：“张会长，可不要辜负了顺子小姐的一番美意哟。”

张文瀚不好再推拒，眼一闭，仰面将酒倒在口中，囫囵吞咽下去，倒没有太浓的辛辣味，咂咂嘴，一股淡淡的青甜味在口腔里弥漫。

川岛顺子也把杯中的酒干完，脸上笑靥如花：“张会长，如何？”

张文瀚这时才感到一股酒味从喉咙里一路蹿上来，直达天顶，头也沉起来，摇摇：“不行，酒劲上来了。”

野村太郎拿起筷子，指着桌上：“来，尝尝日本口味，压一压。”

满桌都是精致的日本菜：沙丁鱼、紫菜、纳豆、凉拌茄子、寿司、天妇罗、鸡素烧……这些菜都用十分考究的白瓷盘码放着，如一件件精致的艺术品。

张文瀚拿起筷子，一时踌躇，不知从何入手。

川岛顺子夹了一块天妇罗放在他的碗中：“张会长，这是我们最具特色的日本菜，解腻，尝一尝。”

张文瀚有点不习惯川岛顺子的过分殷勤，埋着头将天妇罗吃了，却是鱼、虾、鸡蛋、青菜等什么味都有，还透出一种茶油的清香。

吃完，他抬起头，却看到野村太郎用一种探询的目光望着他，遂拿起餐巾抹抹嘴，放下了筷子。

野村太郎问：“味道如何？”

张文瀚点点头：“色香味俱备。”

野村太郎叹道：“日本菜像日本文化一样，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后来发展了，尤其是料理码放及制作过程，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几乎可以说是一门艺术了，比起中国菜，至少说是各有千秋，不客气点说则是有过之无不及。”

张文瀚听出了他话里的骨头，内心里是有另一种认识的，想回敬两句，又觉得实在没有意思，隐忍着，嘴角露出一丝不屑的笑纹。

野村太郎却把话锋一转：“张会长，你觉得我们的合作前景会如何？”

张文瀚沉吟道：“我们之间各有各的优势，只要拿出诚意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野村太郎笑道：“张会长如此开明，我们的合作一定会成功。不过，据我的观察，贵商会的部分理事，对我们的合作未必抱赞成态度吧？”

张文瀚：“确实如此，不忌讳地说，反对的声音还很强，几乎是半对半吧。”

野村太郎：“哦？”

张文瀚苦笑了一下：“不独商会有不同声音，我儿子也极力反对，差点和我吵翻了。”

野村太郎：“贵公子也是工商界人士？”

张文瀚：“算是吧，刚从贵国留学回来，帮我打理一间机械制造厂。”

野村太郎问：“能问一下他们反对的理由吗？”

张文瀚犹豫了一下：“这个……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吧？”

野村太郎笑了：“我没猜错的话，恐怕还是政治因素吧？”

张文瀚想了想，坦然承认道：“是。”

野村太郎却似乎对这个话题充满浓郁的兴趣：“张会长，你呢？没有





这个顾虑？”

张文瀚：“在商言商，商人与政治有何干系？我想，赚钱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吧。”

野村太郎哈哈一笑：“好一个在商言商！张会长，我十分赞赏你的态度，相信我们一定会合作得十分愉快。”

川岛顺子睨了野村太郎一眼：“野村会长，今天我们还是少谈工作吧？”

野村太郎又是哈哈一笑，连声道：“对，对，来，喝酒。”

他率先举起杯，和张文瀚、川岛顺子碰了碰，仰头一干而尽。

张文瀚端着杯有些犹豫，但川岛顺子双目光溢彩地睨着他，让他有些不敌了，也一干而尽。

川岛顺子也爽快地一干而尽，脸上飞起两朵红云，目光更见妩媚。她站起身来，娇声道：“张会长、野村会长，你们先坐一坐，我去去就来。”

她朝外走去，留给张文瀚的却是一个曲线分明的背影。张文瀚心中一动：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野村太郎看着他的专注神情，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把话扯开去：“张会长，冒昧问一句，家里都有些什么人？”

张文瀚如实作答：“两个儿子。”

野村太郎：“那尊夫人……”

张文瀚沉默少许：“老妻生病在四年多前过世了。”

野村太郎“哦”了一声，问：“张会长没有续弦？”

张文瀚摇摇头：“我与老妻几十年的感情，怕是没有人能替代的。”

野村太郎又端起酒杯：“张会长对尊夫人的这份深情令人敬重，来，为此干一杯。”

张文瀚确实有些动情，不自主地干了一杯。

野村太郎放下酒杯，像不经意地问：“那贵公子都是你得力的助手了吧？”

张文瀚苦笑了一声叹息：“儿大不由人，大儿子轻商，重实业，脑子一根筋，未必能把这份家业传承下去。小儿子，唉，别提了，非得去扛枪，甚至不惜和我闹翻……不说了，不说了。”

野村太郎：“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从军未必是坏事。”